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惟克商遂通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燹太保乃作旅
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于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
獻方物惟報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
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服食器用之物此人生日用所不可闕者故諸侯所
貢于天子者惟此王乃分之異姓之邦昭吾德之所
致而使其無替服事天子之心以其寶玉則分之伯
叔之國而展親親之義夫分寶玉于同姓非厚于同
姓而薄於異姓也義有親疏循而行之乃所以爲公

也人之親其兄之子必異于親其鄰之赤子王者待諸侯亦猶是爾使其待同姓異姓混然無別則天下亦安有是理哉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易一音如字一音以豉反兩說皆通若作輕易之易則以爲我以物與人而人不輕易物者以德寓于其閒也德盛之人不狎侮人人亦不狎侮我道理固如此然作易字說意味又覺好易變易也言人所以不

爲物所移易蓋有德在焉故也如服食器用豈能移人今樊之爲物不過以供耳目之好則在我必將爲所轉移豈可受乎一樊之受雖若細事然便是狎侮何者方其受之是不敬也既是不敬非狎侮乎狎侮君子則人必不盡心狎侮小人則人必不盡力言狎侮無時而可用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大抵人當有以宰制耳目不可爲耳目所使吾心有

主宰而不爲耳目所役則百度皆正矣今樊之受是
悅吾耳目也是耳目足以役心而心反聽命于耳目
也心失其權而耳目役之此其害豈淺淺哉人心最
易于玩而最不可有所玩方其玩人之時在我者必
輕狂德何在焉故喪德爲物所引玩好無厭則吾之
志不過于區區之物其志小矣故喪志合於道理則
此心泰然故志以道而寧言不妄發則無有閒斷故
言以道而接不然合於道之時常少不合於道之時
常多豈能相接而無閒耶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矣

大抵人之一心不能以兩用作無益必害有益貴異物必賤用物不寶遠物遠人便格所寶惟賢則邇人便安孟子所謂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一箇勤詩言文王旣勤止纔

不勤便有閒斷纔閒斷便有過失古人未嘗一念之不勤如農夫之勤於稼穡如學者之勤於讀書是謂之勤九仞之山欠了一簣便不成這山十分功夫欠了一分豈能至於聖然非爲足此一簣便住足以一分便了若有此心便非聖人之心蓋大略言工夫不可有毫釐之不到爾掘井九仞爲山九仞古人皆以九言陽數至九而終舉成數也能行我之所言則生民皆安其居世世王天下矣讀旅獒一書須思一弊之受亦未甚害而召公於此便作書以規戒之何故

此是三代王佐格心之業在後世則無矣後世若有
此事視之不以為急三代王佐格君之非豈容一毫
之不至哉何則古人為善惟日不足戰戰兢兢如臨
深履薄猶懼有失何敢玩耳目之好夙夜罔或不勤
今獎之受是不勤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于著
今雖受一獎而耳目之欲滋熾好之不已其害豈小
自古人主窮奢極侈竭天下之財以奉一人至於敗
國亡家者皆生于其微也所以召公汲汲于此截斷
了又況人主之情方經營締建之初未有不知戒懼

當治定功成之後鮮不萌怠惰之心晉武帝平吳之後拔庭殆至萬人唐憲宗平淮西之後便興土木二君皆一時之英主只爲功成而怠所以皆不克終今武王旣通道于九夷八蠻天下大治玩易之心易起召公安得不深切慮之哉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案袁氏此條解永樂大典原闕

金縢

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

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
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
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
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
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武王既克商二年天下甫定人心猶未安根本猶未
固而虐疾如此不幸而崩則王業殆哉此周公所以
不勝其憂思以身代其死也二公之心與周公之心

不同故惟欲穆卜之夫武王之不可死二公固見之
明矣然惟欲穆卜則不過見其吉凶豈能轉移此事
周公之心直是篤切所以不愛其身而欲代武王之
死自以爲功言其身任此事也觀其祝冊之辭至誠
懇到周公之心何如哉武王尙在則天命不墜而先
王亦永有依歸否則天命去之而先王亦失其所依
歸矣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屏壁與珪言其不復事鬼神也武王苟喪社稷宗廟
存亡皆未可知而又何能事鬼神乎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籒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
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
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曰乃瘳

夫周公今日以代死之言告於先王而翼曰武王之
疾果然使瘳信哉至誠之道其感動之捷如此至誠
可以動金石而況先王乎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則此心純一更無他念

自然通乎鬼神今人所以不能感動皆緣不誠之故
念慮紛擾胸中雜然其能感動乎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
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
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
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
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
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

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
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
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辟法也流言四出宗廟社稷又將不可保故周公東
征誅管蔡而天下始安東山之詩是也或以辟爲避
不知周公之誅管蔡義所當誅也周公何心哉乃致
辟管叔于商可見矣夫宰相而敢久於在外其中有
人故也後世惟諸葛孔明累歲出師亦以有費禪董

允之徒其國多賢者故爾王亦未敢誚公蓋周公之
形迹似可疑管叔之流言似可信其心不能無疑然
又見周公之忠所以雖疑而未敢誚公也方成王疑
周公則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及成王之
疑一旦消釋則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學者觀此可以
見天人一致之理直是明白直是切近人多說天道
遠觀此事天道果遠乎近乎人主一念慮之閒而其
報應有反掌之易以是知天卽人也人卽天也天大
雷電以風何自而來哉成王之心也天乃雨反風又

何自而致哉亦成王之心也洪範咎徵以爲蒙恆風
若方成王疑周公此心昏蒙故有大雷電以風之應
及得金縢之書前日之疑渙然冰釋執書以泣且謂
其無俟於卜焉蓋深見周公之心且不有其身況欲
爲天子乎成王之心旣復而天變亦隨卽消弭欲觀
天人相與之際觀諸此而昭然矣嘗觀太甲悔過至
於拜伊尹而有予小子不昀於德自底不類之言成
王得書執之以泣而謂其無俟于卜自迎周公出郊
以幣帛告天而謝前日之過觀其辭氣懇惻至於如

此若二君者可謂此心之復者矣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叔蘇叔微也武王誅紂立武庚於朝歌而使三人者監之王制所謂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也武王崩三監挾武庚淮夷以叛不言武庚倡爲亂首者三監也觀金縢所言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可見其所以叛者乃疑周公也然監武庚者旣叛則武庚固不言可知矣下文將黜殷一句可見向者武王雖